

諸子研究之二

標點
註解

揚子
濃言

支偉成編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二年五月九日出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再版

本書

●實售大洋二角●
●外埠寄費二分●

揚子法言

版權所有

編輯者 支偉成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分局

上海四馬路二四一五號
泰東圖書局
南京太平街
長沙南陽街

揚子法言要義

支偉成述

今世學術之大別，厥分哲學科學兩端。哲學爲全備之學。Philosophy is completey-unified knowledge. 科學爲偏備之學。Science is partially-unified knowledge. 揚子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儒」卽哲學也，「伎」卽科學也。揚子重儒，其生平覃精之作，莫過太玄法言二書，皆深造有得之哲學也。凡關倫理政治之哲學，大抵見於法言。法言之作，頗仿論語，諸儒或譏其僭越，揚子則以爲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是非頗謬於經。時人有問揚子者，常用法應之，撰爲十三卷，號曰法言。茲略述其要義：

人性善惡混。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惡；二說相持，各具成理。揚子則折衷二子之說，以人之性爲善惡混。其言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

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蓋以性之善惡，視其所修以爲斷。故又曰：「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此謂人必修於視聽言貌，思之五端，乃爲習於善，則性善；是爲「學則正」。若不修於視聽言貌，思之五端，乃爲習於惡，則性惡；是爲「否則邪」。誠以性猶湍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喻夫性之可以善，可以惡；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也。揚子「善惡混」之說，乃發端於告子。

修身用五常。揚子以人生之要務，惟修身爲本；修身以五常爲用。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其言五常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李軌註謂：「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故揚子又曰：「處宅，由路，正服，明

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誠以修身之道不外此五常之用也。

處世貴知幾。揚子論處世之道，頗守「明哲保身」之訓；以不競不求爲主，甚似老子謙退隱忍之旨。其言曰：「治則見，亂則隱……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蓋以處世能知幾，則進退皆得其所矣。

論道守中和。精一執中之訓，傳自堯舜禹湯，孔子子思，益闡其義。揚子亦以中爲至善之道，而以過不及爲不至也。其言曰：「芒芒天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又曰：「立政鼓衆，動化天地，莫尙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是可知揚子之律已治人，皆主中和之道，亦儒家之懿訓也。

揚子承周秦諸子極盛而衰之後，揆張儒術，多所闡發，其法言之爲書用問答

體，反覆辯詰，申明至理，大抵偏重於「人生哲學」。論事論人，要歸於中和之道，頗有與老子學說相合者焉。至以孝爲至行，乃儒家之倫理觀念。祭如宗教，乃儒家之心理作用。揚子所述，亦具精義。又其時值王莽謀篡，政治紊亂，揚子對於時政，亦多含諷刺之言，灼見治體。

揚雄傳

揚雄事蹟，具詳於漢書揚雄傳。茲悉據以輯錄，並參旁證，用資稽考。至其文章辭賦，多載於文選，不贅錄焉。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生當西漢成帝、哀帝之時。（約在民國紀元前一九二〇年，西歷紀元前一〇年之間。或爲揚字，古从才，不从木；然楊修答臨淄侯牋，「謂修家子雲，老不曉事。」云云，則是从木也。）

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雄以成帝時游京師，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

雄旣善辭賦，已而小之，以爲壯夫不爲也。於是作大玄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時人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

雄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桓譚論其書曰：「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世好之者，尙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

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揚雄傳

揚子法言略考

揚子法言十三卷，揚雄所撰。侯芭宋衷之注已亡，存者莫先於晉李軌注本。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及司馬光集註。又有音義一卷，不題撰者姓氏。李軌之學，右道左儒，每違揚子本旨；其句讀，不能無失。今之通行本，多未加圈點。何義門顧千里所校甚精詳，俞樾諸子平議有論揚子法言一二兩篇，頗多發明，可供參考。

揚子法言之研究

目次

揚子法言要義 人性善惡混……修身用五常……處世貴知幾……論道

守中和

揚雄傳

揚子法言略考

加標點
附註釋 揚子法言

法言序

學行卷第一

吾子卷第二

修身卷第三

問道卷第四

揚子法言之研究 目次

問神卷第五

問明卷第六

寡見卷第七

五百卷第八

先知卷第九

重黎卷第十

淵騫卷第十一

君子卷第十二

孝至卷第十三

加標點
附註釋

揚子法言

支偉成編

法言序

揚雄歷自序其篇中之大略。此序！
諸本皆附於篇末，今移於卷首。

天降生民，控侗顓蒙，
控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恣乎情性，觸意而行。聰明不開，關塞之謂。訓諸理，導訓。讓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備也。然後誕章，其後盧誕益章。乖離諸子圖微，非於七子所謀微妙之旨。讓吾子。

事有本真，陳施于意，意當作儘，言布陳於億萬事也。動不克咸，舉動不能皆善。本諸身，自求之義。讓修身。

芒芒天道，昔在聖考，聖人能成大道。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罔，誤也。言不可作姦，誤於聖道。讓問道。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讓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常行通順，以備不虞。以保天命。譔問明。

遐言周于天地，遐言，至音也。贊于神明；幽弘橫廣，光宅天下之意。絕于邇言，理過近，世人之言也。譔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譔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尙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譔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志業不同。一概聖人，一以聖人之道繫乎之。譔重黎。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譔淵

騫。柳宗元曰：「按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俗不類，蓋後人增之，或班固自作。」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其終而有令名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總攝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旁開聖

則，開，通也。譔君子。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親考，安神靈。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譔孝至。

學行卷第一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

學而能行，爲最上，以言其次，教人又其次，此三者教之大倫，三者皆無，民斯爲下矣。

皆無，民斯爲下矣。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

好學不羨久生，朝

聞道，夕死可也。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

言天道在仲尼。

仲尼駕說者也。

駕說，傳說也。

不在茲乎！如將復駕其所

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金實其口，木實其舌，傳言如此，則仲尼常在。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

礪，磨也。有玉者，錯諸。」

有玉者，錯諸。」

錯，就石攻瑕也。不礪不錯，焉攸用。

攸，所也。

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

否，不也。輟，止也。各盡其性分。

螟蟪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

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切磨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也，分也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

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濟，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聖人之道，如天之高大不可踰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觀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跋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侗也；未成器之人也。制命於師，故重言之，示明慎也。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闕之市，不勝

異意焉；

買者欲脫，賣者欲賣，意不同也。

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平者，周禮司市之職，平價也。

卷之書，必立之師。

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請問

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主人

操道，義爲根本，業實無虧進體。學如枝條，德實日新。